



國

際

英印圓桌會議

83995

在前一期的本誌，我們敘述印度圓桌會議前的形勢的時候，曾說到英國政府不管情形怎樣，總要在印度拉攏一部份可以利用的奴才們來湊成他們的圓桌會議的；果然不出我們所料，儘管印度國民黨在暴力壓迫之下，甘地以下諸領袖都在繫獄的當兒，所謂「全印度圓桌會議」(All-India Round-Table Conference)居然於十一月十二日在英倫集會了。參加這個會議的人物，除英國工黨政府代表外，在野黨的自由黨和保守黨也都參加。至於印度代表，除印度王公代表和印度總督的御用人員外，最關重要的全印國民會議派的領袖，簡直都在擯斥之列。所以就這一點意義上說來，所謂全印圓桌會議，正如英倫某報所說的一樣，只是一個「半」圓桌的會議罷了，其效果如何，我們也就不難想見。無怪乎在倫敦圓桌會議開幕之日，印度教徒卻能業致哀表示消極的怨痛，我們真不能不為弱小的民族洒一掬同情之淚了。

現在便就這次會議的情形略為說說：印度圓桌會議於上月十二日開幕的時候，國民會議派的人物雖被摒沒有參加；可是其他印度代表人數，卻超過英國遠甚，計有印度王公代表十六人，英屬印度代表五十人，連同英國會代表十三人，一共達八十六人。開幕後首由英皇致歡迎詞，謂「解決印度現時的局勢在能彼此讓步以和衷共濟。」他並謂對於印度臣民之前途，刻不去心。祇須其要求為正當，不論為多數抑為少數，均當予以考慮。嗣英相麥唐納氏演說亦謂印度已達到憲法變遷的重要時期。就英皇和英相的演詞看來，他們對於印度的懷柔政策，不曾在這幾句話中表現無餘了。

圓桌會議所欲討論的中心問題，本為印度制憲問題；但此種憲法，非即印度自主的憲法，卻早由倫敦政府預定下來，只是一種內政自治的方式，准許印度以內政的自治權；而印度王公所要求的，卻也只希望英國能給印度以某種限度下的自治殖民地的地位。這種要求是否合於大多數印度民衆的希望，我們暫且不論；便退一步說，這是公意所在，然

83996

而印度王公代表所乞憐的完全自治地位，英國仍還是沒有爽氣的答應。會議中一大部份的時間，差不多完全耗廢在印度聯邦（All-India Federation）制度的討論；這種聯邦制度的實施，照印度王公代表的意見，且須不妨害他們自己的利益；是則英國縱使於某程度之下給印度以某種自治的方式，卻也只是英帝國主義和印度王公階級的一種妥協的利益罷了。這種利益，只能算是印度優越階級出賣大多數平民利益所得到的報酬，於印度整個民族解放的前途有甚麼好處呢？

關於這層，我們由印度王公代表在圓桌會議中所發表的意見便可資證明。路透社倫敦電稱：十八日印度圓桌會議開全體大會時，阿爾華王公作英帝國內印度聯邦國之懸想。彼謂印度王公國不求新土地或權力，但求其條約與盟約之實施。凡條約外之權利應以直率公開之程式討論之，而以關係方面同意決定之。至於英屬印度則有兩種辦法可擇一行之：即政體上之東方觀念及西方觀念是。所謂東方觀念，即英屬印度不妨復成王公國。此舉可使其真正自主，更與英皇接近，更永與英皇聯絡，這是達到自治地位最近而最速的途徑。所謂西方觀念，即純由印度負責自治。照他自己的意思，像是贊同前一項，因為他以爲聯合選舉制度，足使印度教徒和回教徒發生絕大的衝突，並且足使民治的印度與印度王公國間將來關係之調和愈形複雜云云。

此外一般印度王公，如芮華王公、巴夏拉王公、畢甘納王公等所表示的意見，大致都不外在擁護英皇，擁護自身利益之下贊成印度聯邦制

度。如果聯邦制足使他們所擁護的利益有逐漸喪失的危險，則王公們亦不願加入。（本誌前一星期所說印度激烈派心目中的聯邦當然爲他們所不贊成。）否則他們以爲造成印度高尚地位最快的方法，就是這聯邦制。由這種地方，我們可看出印度王公特權階級，真只曉得計算自己一方面的階級特權，把整個的民族權利，都弄開不顧，這真是一種亡國的病根。印度民族由他們代表去和英帝國主義妥協，你看有甚麼好結果呢？

印度王公代表的意旨，既願在維持私利的條件下來和英帝國主義妥協，英國豈有不贊成的道理？故英國代表，保守黨員，且曾兩任印度事務大臣的辟爾勳爵（Earl Peel）便首先贊成印度聯邦制。他說印督伊爾文（Irvine）的言論中，並未曾允許將印度立即變爲完全自治地地位。荷圓桌會議議定了印度某種憲法，則印度有一大政黨將利用所給予的權力而進行其脫離英國而獨立之目的。由這句話可見英帝國主義者之所以不肯即行給印度以自治地的地位，其用意不啻昭然若揭。英印代表既然都一鼻孔出氣，贊成所謂印度聯邦制度，故自十八日後，即由事務委員會提議，組織特別委員會來考慮印度聯邦制的結構。以印度事務大臣邊恩爲主席，而以英代表六人，英屬印度代表十六人，印度王公代表十人共三十二人組成之。這個提議提出以後，大會討論便完全以這事爲主要議題了。

二十一日圓桌會議又開全體大會，仍以印度聯邦問題爲討論的中

心。主席英相麥唐納氏最後發言，結束全體大會（plenary session）之討論。此後即將由各種委員會進行一切事項的審議。當麥唐納結束

大會討論的時候，他說這次集會頗具特別性質，即可視為印度和英政府英國會共同列席的會議（The Union of India Sitting at the Council table with the British Government and the British

Parliament）他又謂辯論的時期現時已過，此後即將入於實行的時代，即將應付時局中的實際需要。他說他不喜歡「難」字，目前的印度

問題，猶是帝國會議的問題。帝國會議在一九二六年發表宣言，而在一九三〇年即實施此宣言。現時只需以完全信任心共坐一堂，終可尋得辦法，苟此會在六星期內獲有協定，則諸君在印度我們這裏必須應付

此協定的責任。末了他並希望大會各小組委員會分頭進行，具有良好結果，造成一個很好的協定，庶英印雙方友誼日增而合作的志願亦得以擴張云云。

大吹大擂的全印會議，至此可算已告了一段落，英政府總算躊躇滿意了，將來英印關係的變化，我們等待他們小組委員會玩的花樣隨時發表的時候再說吧！（育幹）

美國改選兩院的結果

83997

美國第七十二屆的國會議員已於十一月四日選出了。這次選舉的結果，於美國今後政局的變遷很有關係，故我們要提出來略為說說。不

過在討論這次選舉結果之前，我們對於美國改選兩院的成例，不能不先略述幾句。

美國的兩院，每兩年改選一次。改選之舉，總是在逢雙的年分的十一月舉行的。今年一九三〇年是逢雙的年分，故今年十一月又舉行兩院的改選了。美國的下院每二年全部改選；上院任期六年，每二年僅改選三分之一。故每當兩院改選，下院總是全部改選，而上院則僅僅改選三分之一。今年當然亦是這樣，這便是美國改選兩院的成例。

此次改選的結果，簡單說來，即共和黨當選的議員較前減少；而民主黨當選的議員較前增加。欲明兩黨在國會中勢力消長的情形，我們只要看下表便可明瞭：

第七一屆（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一年）議會

院別	黨別	人數
上院	共和黨	五四
	民主黨	三九
	農工黨	一
下院	共和黨	二六八
	民主黨	一六五
	農工黨	一

第七二屆（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三年）議會

院別	黨別	人數
上院	共和黨	四八
	民主黨	四七
下院	黨別	人數
	共和黨	二二六
	民主黨	二二六
	農工黨	一

(附註)七十二屆下院中共和民主兩黨黨員所佔的席數係根據十一月七日路透社

社的美國電訊的報告。但一說則共和黨佔二一八席民主黨佔二一六席。

民主黨自從威爾遜總統退職以來，在政治上的勢力很消沉，總退處於在野黨的地位，很少發揚進步的機會。今番選舉，民主黨在兩院的議席居然大增。試問這是由於什麼緣故呢？其影響於荷佛總統的前途又怎樣呢？

對於第一個問題，我們大概可以這樣說：這是由於世界經濟與美國經濟情況變化之故。蓋荷佛總統以促進美國經濟的繁榮爲己任，而美國國民亦期望他能舉這樣的成績。但不幸現在適值世界經濟恐慌，工業先進各國失業問題嚴重的時期，美國產業界與金融界跳不出這種爲時勢拘束的範圍。近來他們失業人數，日見增加；股票市場，一再動搖；金融產業兩界，莫不顯露蕭索之象。實際情形恰恰與國民所期望的經

濟繁榮相違。人民失望之餘，遂以向來所寄於共和黨的同情，轉移於雌伏在野的民主黨。由是共和黨在議會便失勢了。雖則禁酒問題與美國實行關稅新稅則，亦都不失爲共和黨失勢的原因，然如產業界仍能維持其固有的繁榮於不敝，則其國民不致大失所望，而選舉的結果，亦決不致於如此，這是我們敢斷言的。

其次，此次選舉的結果影響於荷佛總統的前途不小，也是值得我們注意的。第七十二屆議會裏政府黨議員的席數既然銳減，牠於明年召集後，其勢不易與總統互相合作，即使議會尙能於相當的範圍以內與總統保持融洽的關係，然而總統對牠却決不能指揮如意了。美國固比較上遵守三權鼎立的原則，行政首領不大受議會的束縛，惟立法機關倘不與總統合作，總統於行政上仍必多少感受困難，這也是可以預想的。美總統的任期很短，只有四年，故聯任一次乃是常事。又總統由民選，而不由議會選舉，論理總統的能否聯任，應該與他能否指揮議會沒有多大關係。但他在第一任滿期之前，倘議會不與他合作，則於其信用上究不無妨礙。他縱未必因此一定不能聯任，然於他聯任的前途，恐總不免要發生一些不良的影響吧。

在背普法戰爭後，德國獲得了巨額的賠款，國內物價騰貴，小民生計困難，金融產業兩界曾發生過風潮與變化，而勞動運動遂逐漸進步。美國於戰後變爲歐洲諸國的大債權國，今年揚格計畫實施後，她的金融產業兩界亦發生風潮，失業的勞動者亦舉行示威運動了。兩者的情

形比較起來，雖有種種不同，可是亦有多少相似之處。這樣看來，所謂『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洵非虛語了。抑曩者德國俾士麥鐵腕首相因能控制議會，故其國內經濟上雖有變化與風潮發生，仍能指揮議會；而荷佛總統則因適逢商業凋疲，失業問題嚴重的時會，於今議會改選之後，便無指揮新議會的把握。相形之下，顯見得有幸不幸的分別了。昔俾氏以迪克推多的態度對付議會，固然不足為訓；然美國現行的政制恐亦未必十全十美吧。他姑不論，即從以下兩端看，我們已可發見其有缺點了。(一)美國新任的總統於接任後不到兩年便改選議會。試問新任的總統怎能於這樣的短期間內充分表顯他的政績？一般對他又要能於這樣的短期間內下一一定評呢？幸而他於接任後不到二年的短期間內，百事順利，議會改選的結果，可以於他有利；假使他雖有才能，而因種種天時人事的關係，不能於短期間發揮所長，則議會改選後，便難望新議會與他合作，而他於後半期的任內也難充分的展其為國為民的計畫了。這不是一個缺點麼？(二)美國於每二年改選議會後，總統倘不召集特別會議，則新議會通常於翌年的十二月方始開會。又新議會的選舉揭曉後，舊議會仍可召集。既然為尊重選民的意思起見，議會的任期定得很短，每二年須改選一次，願何以議會改選後，不但常常要隔了很久纔召集，而且於選舉揭曉後還可召集舊議會呢？這不也是一個缺點麼？

現代號稱文明的各國，其物質文明都有長足的進步，其政治與經濟

組織進步的速度，實在趕不上物質文明的進步。惟其如此，她們政治上的變化在在受變動不居的經濟狀況重大的影響。觀於今年英工黨內閣內部的改組，德奧兩國內閣的更迭，就可知道她們政局變化的背景都是在民生問題與經濟財政問題；而現在美國兩院改選的結果這樣，不過是她們經濟問題和民生問題影響於政局變化的許多實例中的一例罷了。由此言之，足徵物質文明固須促進，而現代國家的政治當軸對於經濟問題及民生問題實不能不加以深切的注意了。凡觀察各國政治情形者，一面固宜探究她們政制的優點與缺點，一面亦須考察她們經濟財政上的實況，以明其政局變化的由來。或謂美國勞動者在政治上的勢力，向殊薄弱，如今她的產業界既有新的變化，今後她勞動者在政治上的勢力當有昂進的可能。此種推測，雖尙待以後的事實以證明其確否，然卻言之成理，是足供留心美國政治趨勢者參考的。(頌華)

修改和約運動

歐戰後的一切糾紛都在凡爾賽和約中得到一個總的解決，故和約非但被戰勝國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條約，即戰敗國也都低首遵奉。可是到了近今，非但戰敗國羣發出修改和約的要求，就是戰勝國的意大利也反應出附和的聲浪，同時其餘的戰勝國則堅持和約的繼續有效；這一齣行將牽動整個國際和平局面的政治劇，怎可輕易放過而不一加觀察呢？